

游子的元宵节

风(任城)

你远道而来
风尘仆仆
不管是孑然一身
不管是满载而归
老屋里
坐下来
和老人说说话
不用隐瞒什么
心事都可以透露
让老人摸摸你的头

过去的过去了
现在的正在来
一桌子饭菜
闻到小时候的味道
抬头望一望
沉淀的烟花映圆月
所有乡愁尘埃落定
低头看一看
老人的浑浊的眼神
与你对视总有亮光

牵牛花之恋

刘永华(任城)

你有了一个世纪的生命
我才出生
羸弱的身子簇拥在你庞大的
丛生的,根部
你汨汨流动的血脉,触及
我生命的关节
于是,有一次搏动
我便获得一次新生
沐浴,你的身影
我把用血液浸透的枝蔓
绕满你的躯干
将手臂伸长了再伸长,渴望
抚摸你的爱抚
竭尽生命酿造的花蕾
一朵,一朵
向你吐露我绯红的蕊香

麻雀的天空

吕玲(微山)

麻雀展开温厚羽翅
沿岁月棱角升降
驮着微小理想
从青涩,直到暮年
天空不必高远
一程一程
由大寒跨进立春
从雨水跃向惊蛰
目送湿地草绿草白
岸柳青黄
一生起起落落
给沉寂一冬的天地
划下春的新痕
也在乍暖还寒的心上
写出
一串轻捷又朴素的动词

期待

中都学士(汶上)

盼着一场春雪
轻吻初醒的枝桠
妆点微绿的嫩芽
带着一丝离愁和淡淡不舍
留下相思
化作无声的呢喃
润色渐次清晰的希望

元宵之夜

田新柱(嘉祥)

夜深了
灯笼一盏盏熄灭
像村庄合上眼睛
最后一缕青烟
弯弯曲曲地上升
那是谁写在天上的信
今夜的树上挂满红灯笼
却再也照不见
那个提灯笼的孩子
他在灯火阑珊处站着
分不清自己是归人还是过客
那晚的烛光一直燃着
在记忆深处不增不减
它照见秫秸的骨架
照见玻璃纸上的桃花瓣
照见那双小心翼翼的小手
原来,灯笼从不曾熄灭
它只是换了个方式
在我的心里一直亮着

守护平凡的凡人

——致友王玉新、聂上峰

米洛(汶上)

披上一抹深沉的藏蓝
你便挺身于人海的无边

母亲说——
你是我的儿
也属于这平凡人间
妻子说——
我是你的妻
也已习惯这孤单,不必刻意演练
你需要做的也只是,长夜结束后
早早回家,把身子暖一暖
孩子说——
我是您的儿
也是您最合拍的伙伴,只是担心
这被冷风冰镇的夜里,您
会不会,身寒衣单
会不会,也有精彩节目
和万朵烟花,可以开心地去看

你本来也很平凡,和千万
年夜饭桌前的凡人一样,无奇
也想在锅灶前忙成一团
把日子熬炼成平凡人那样的平凡
只是,警帽上那朵银色的火焰
在你和千万人的平凡之间
留下了一份关于忠诚的羁绊

草木峰山

木兮(济宁高新区)

峰山向来以奇石为人称道。而我眼中的峰山,草木虽不及怪石奇特,却别有韵味。

一人山门,石阶便将人引向绿荫深处。侧柏立于阶旁,挺拔,轩昂,指引着石阶的走向,也抵住了诡谲的石头向山下滚落的势头。这些圆滚滚的石头蹲踞在那里已经很久了,而侧柏正是从石头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行于怪石侧畔,我总觉得,正是侧柏的存在,抵消了怪石的威压。

我看到许多侧柏是发于岩缝中的。幼株时便开始积攒力量,成年后,岩缝已经盛不下厚积的势能,便在岩缝外鼓胀,膨大,变得壮硕,旋出一块块肌肉。突然,我想到那个“威武不能屈”的子舆,仿佛明白了:峰山的文化血脉里,这郁郁侧柏,何尝不浸染了大丈夫本色?

峰山的草木当然不止侧柏,青檀、银杏、麻栎、桑、枫、槐、葛藤、野大豆、野葡萄,不一而足,道旁俯拾即

是。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又会生长着怎样的草木呢?

峰山土壤稀薄,原本不利于草木生长,何况又有怪石堆叠压迫。然而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无论从山脚仰望山坡,还是从高空俯瞰山野,乱石间草木竟葱葱郁郁,尽显郁勃之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峰山的草木可是有仙骨的?怪石一经草木点缀,便入诗入画,营造出泼墨山水意境。

峰山的草木是生生不息的,青涩时,于夹缝中尝尽酸楚,锻炼形神,以微翠点缀山体;成熟后,郁郁苍苍,以精神气质养护山体。这些草木的血肉与气质滋养着峰山的灵脉。如果你登过峰山,在顶峰扶索四望,屋舍俨然,田陌纵横,碧野万顷,更有远山如黛,邹鲁风景尽收眼底。风声在耳,仿佛鸡鸣狗吠传来;红墙灰瓦,恰似晚照烟霞归去。稼穡、园林、平湖、高楼——从乡村到城市,此间风情,亦如这峰山草木,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年味儿

马晓璇(微山)

年味儿,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货架上包装精美的礼盒,不是朋友圈里整齐划一的祝福,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藏在时光的褶皱里,刻在感官的记忆里,藏在人心最柔软的角落,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之中,值得用一生去回味、去寻找。

年味儿,首先醒在腊月的鞭炮声里,醒在鼻尖飘过的淡淡火药味中。哪怕只是一声脆响、一缕轻烟,也能瞬间勾起深藏的童年记忆。那时的我们,兜里揣满鞭炮,呼朋引伴在村里疯跑,把欢乐撒满街巷。那份肆意与热闹,如今想起,嘴角仍会不自觉上扬。

年味儿,醒在腊月的忙碌中,醒在辞旧迎新的尘埃里。扫尘是忙年的第一件大事。母亲总会选一个晴好的日子,全家齐上阵,扫帚、抹布、掸子齐出动,从屋顶蛛网到墙角积灰,从柜中旧物到窗棂细缝,一一清扫。腊月的阳光透过窗棂,尘埃在光里轻舞飞扬。那尘埃不是污浊,而是辞旧郑重——扫去一年的疲惫与琐碎,抹去心头的烦忧与积尘,让屋子干干净净,让心里清清爽爽。

年味儿,醒在厨房的烟火气里。一过腊月二十,父母便在灶台前忙碌起来。滚烫的大豆油滋滋作响,萝卜丸子、酥肉、藕盒、鱼块依次下锅,金黄酥脆,香气四溢。我们守在一旁,不啻晾凉便伸手去拿,被烫得左右换手,依旧吃得津津有味。父母看着我们馋嘴的模样,无奈地摇摇头,眼里写满幸福与慈爱。

年味儿,醒在咚咚的剁馅声中。案板上,白菜、猪肉、葱姜被细细剁碎,清脆有力的声音,从厨房飘到客厅,又飘出家门,在村庄里回

荡。葱香、菜香、肉香交织在一起,汇合成春节独有的馅香。那回荡在村庄里的咚咚声,更融进了对新年的期盼,揉进了对团圆的渴望,成为最浓的年味儿记忆。

年味儿,醒在春联耀眼的红中。除夕一大早,父亲便摆好早已写好的春联,他与母亲贴对联,我和弟弟负责贴福字,以及“身体健康”“出门见喜”等各式各样的春条。红纸黑字,鲜亮夺目,墨香幽幽,瞬间点亮了小院,也点亮了灰扑扑的冬日。

年味儿,更醒在一家人围坐守岁的温情里,醒在准备年夜饭的欢声笑语中,醒在零点钟声响起时雷鸣般的鞭炮声里,醒在句句“新年好”的祝福中,藏在长幼有序、拜年问好的仪式感里。它不只是形式,更是尊老爱幼、代代相传的家风。

年味儿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繁华热闹,而是亲情的联结,是人心的温暖。它是忙碌中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是守岁时对来年平安幸福的期盼,是走亲访友时的真诚相待,是围坐一桌、举杯共饮的团圆幸福。

其实,年味儿从没有固定的模样。它是扫尘时扬起的尘埃,是过油时漫出的鲜香,是剁馅时清脆的声响,是春联上鲜亮的中国红;是陪伴,是团圆,是感恩,是希望……

年味儿从未变淡,它一直藏在用心准备的每一个细节里,藏在与亲人相聚的每一份真诚里,藏在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里。只要我们愿意停下脚步,去看、去闻、去感受、去珍惜,年味儿便一直在身边,在心里,在每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温暖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奔赴更美好的明天。